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趙

石勒

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惠帝末，從汲桑爲盜，桑死，歸劉淵，爲輔漢將軍、平晉王。淵僭號，授持節、平東大將軍，進安東大將軍，尋授鎭東大將軍，封汲郡公。劉聰嗣位，授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尋授幽州牧，又授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加侍中，又加崇爲陝東伯。劉曜嗣位，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公，尋晉大興二年自稱趙王，都襄國。至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其明年，擒劉曜。又明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徙都臨漳。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謚曰明皇帝，廟號高祖。

下令絕劉曜

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論功

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令起建德殿

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晉書

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復武鄉令

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晉書載紀石勒傳下

獲黑兔下令

案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何祥外檢舊典十六國春秋十二太和元年二月

擒劉曜下令

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拒石虎等勸稱尊號

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採集律令之要

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國人

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賜陳武妻

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為慶過姬祥美比暴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几藹邇慕祥十六國春秋十三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下書又見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少始末六句

下書修祖氏墳墓

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家二家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八座

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者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又下書

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晉書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招賢

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下書議復寒食

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晉書載紀石勒傳下又十六國春秋十三）

報劉琨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晉書載紀石勒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一逞節作效節）

石虎

虎字季龍勒從子拜征虜諸軍署魏郡太守封繁陽侯勒稱趙王遷侍中封中山公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石弘嗣位拜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晉咸康元年自稱居攝趙天王改元建武其三年僭稱大趙天王以晉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寧在位十五年石遵時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上石勒疏御進

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咸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晉書無此十三字依漢昭烈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晉書載紀石勒

傳上石季龍及張𧪽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三

敕敬佛圖澄

司空李農朝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敕麻秋

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晉書載記石虎傳上段遼遣使詐降虎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稱居攝趙天王

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 一作聞 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以錢穀麥贖刑

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晉書

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廿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尊佛圖澄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爵匪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下書清定選制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

開、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拒上尊號

過相襃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
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晉書載紀石虎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問中書令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
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
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高僧傳九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下書聽百姓爲道士

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
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
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其淫
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廣弘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因災異下書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此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十六

又下書

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遂為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六

因天變下書求極言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方而中年已來變

肯彌縫，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下書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石遵

遵字大祗，石虎第九子。石弘時封齊王，石虎僭位，封彭城王。石世嗣位，以爲左丞相，尋廢世，以晉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改元青龍。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爲石鑒所殺。

假劉氏令 劉氏，劉曜幼女，虎以爲皇后，生子世。

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晉書載紀

石遵傳

再閱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內黃人。父冉良，爲虎養子，因姓石。拜建節將軍，封修成侯，歷北中郎將、遊擊將軍，遷征虜將軍，封武興郡公。石遵僭位，爲輔國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石鑒僭位，爲大將軍，封武德王。以晉永和六年殺鑒，僭即皇帝位，改元永興，國號魏。在位三年，燕慕容恪擒斬之，諡曰武悼天王。

攻斬孫伏都等下令

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之。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

令城內

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十六國春秋十八 晉書載紀石虎傳下有末二句

頒令斬胡

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晉書載紀石虎傳下 又十六國春秋十八

案崔鴻十六國春秋湯球十六國春秋纂錄及太平御覽引死而王七月者皆作易姓而王七月者又宜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皆作宜改號大衛（崔鴻十六國春秋衍作魏）易姓李氏當據改

下令改國號姓

孔子曰死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二圖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十六國春秋十九

遣使臨江告晉

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晉書載紀冉閔傳又十六國春秋十九

續咸

咸字孝宗上黨人師事杜預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石勒爲理曹參軍律學祭酒拜廷尉至石虎時卒年九十七贈儀同三司有遠游志十卷異物志十卷汲冢古文釋十卷

上石勒書諫營新宮

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

瞥璲臺稱之于千古豈直齊之瑶臺瓊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十六國春秋十三建平三年）

夔安

安爲石勒將累遷左司馬勒僭號以爲尚書遷鎭軍將軍石弘嗣位領左僕射石虎居攝以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尋拜太保

因獲玄玉璽又勸進

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虎稱大趙天王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五）

韋謏

謏字憲道京兆人仕石勒爲黃門郎石虎以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徵廷尉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

京兆公冉閔僭位拜光祿大夫見殺追贈大司徒

諫石虎微行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昊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羅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于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

晉書載紀石虎傳上虎微行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啟諫冉閔

題從晉書載紀冉閔傳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

詠屛降胡去單于之號曰防微杜漸十六國春秋二十二肆謁傳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謀戍云云晉書載記冉閔傳作敗詠而不載其文

駁災食議

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晉書載記石勒傳下十六國春秋十三

王度

度大原人仕石虎爲中書著作郎

奏禁奉佛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高僧傳九晉書佛圖澄傳又御覽六百五十三引晉書又廣宏明集六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扇上銘

朱明赫離光啟颸來清風服絺歠雲露體爽神自融初學記三

王擢

擢仕石虎爲鎭遠將軍苻健入關奔張重華爲征東大將軍

表免雍秦望族戍役

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十五

王波

波仕石虎爲中書令徙中書監爲趙攬所譖腰斬追贈司空

遺李宏還蜀書議

今李宏旣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詬戎裔宜書答之許賂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晉書載紀石虎傳上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石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議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申鍾

鍾仕石虎至司徒

諫任石宣石韜

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

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勢不及亂。周有子穨之變。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又見十六國春秋十六　案文云覽之如非口諫

闕名

西門豹祠堂東石柱銘

趙建武中所脩也。水經濁漳水注

華山玉版文

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初石虎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又見十六國春秋一十七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鹽運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

前燕

慕容廆

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武帝時襲父涉歸位爲鮮卑單于。惠帝時，王浚承制以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愍帝以爲鎭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元帝承制以爲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並不受。大興中，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成帝即位，加侍中，位特進。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咸和八年卒，策贈大將軍，諡曰襄。慕容儁僭號，追諡曰武宣皇帝。

與陶侃箋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途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員，殆得極其暴，竊為上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臣強，晉書無此二字，臣上有羣字不及先大夫，厲己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翊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能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權遘釁，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内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矣。王司徒清虚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庇于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兖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庶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

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

宣、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慕容皝

皝字元真、廆第三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行平州刺史、明年、成帝遣使拜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咸康七年、策拜燕王、永和四年卒、慕容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上晉成帝表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

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跡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𠴲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于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

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顚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于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上言征慕容仁

正月十二日，臣躬征平郭，遣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云初無海水東冰之歲。（初學記七，御覽六十，又六十六並引王隱晉書，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四）

下令賜封裕

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

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並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兇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于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下令罪宋該

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嚚此則悖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于朝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御覽六百五十一引前燕錄遼東內史宋該舉韓偏爲孝廉慕容皝令云云又見今十六國春秋三十一

與庾冰書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纖何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覩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龍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

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遭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晉書載記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與顧和書

今致繡韉一量，御覽四百七十八作一雙，又六百九十八。繡靴一量，御覽八百十五。餼餾十斤，御覽八百五十八。人參十斤，御覽九百九十一。麻黃五斤。御覽九百九十三。

慕容儁

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皝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世子，皝死嗣位，建元燕元，以晉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元璽、光壽，以晉升平四年死，在位十一年，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

手令赦常煒

卿本不爲生計孤吕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耶天且念卿況于孤乎 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下令追崇祖考

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爲太祖文明皇帝 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下書定冠冕制

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吕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吕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裏用竹錦纏作公字吕代梁處施之金墳令僕尚書置墳而已中祕監令別施珠璝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 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慕容暐

暐字景茂儁第三子吕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熙在

位當作佐

位十一年爲秦苻堅所擒封新興侯署尚書平南將軍別部都督後謀殺堅爲堅所誅慕容德僭號追謚幽皇帝

答慕容恪慕容評

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衞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壹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袞之大晉書載記慕容暐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爲效二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今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

播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身，二公所憂也。當思所以濫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俾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逮至公。晉書載紀慕容暐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下書祈雨

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慕容翰

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爲建威將軍，鎮遼東。及皝嗣位，畏禍奔段遼，又奔宇文歸，後逃還，皝忌之，賜死。

上言宜討素連木津等

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

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勸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遐邦下則并吞二郡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三與此小異

慕容恪

恪字玄恭皝第四子爲盪寇將軍遷度遼將軍儁嗣位以爲輔國將軍及儁僭號拜侍中衛將軍封太原王大司馬假節大都督錄尙書事暐嗣位拜太宰以晉太和二年卒謚曰桓王

因水旱表請遜位

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祿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

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吕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吕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懲責彌厚自待罪出司歲餘辰紀忝昌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晉書載紀慕容暐傳時暐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遜第云云暐不許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魯昌

昌代郡人仕慕容廆為征虜將軍

說慕容廆通使勸進琅邪

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

朔跨總一方而諸部怙衆擁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遣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晉書載記慕容廆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韓恆

恆字景山安平灌津人師事同郡張載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徙昌黎慕容廆召拜參軍出爲新昌令就嗣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儁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及僭號以爲中書令太子太傅

駁宋該等議表請廆爲燕王

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寍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清四海功成

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召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晉書載紀慕廆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三又三十一

封抽

抽渤海蓨人爲幽州參軍慕容廆引爲長史遷東夷校尉

上疏陶侃府請封慕容廆爲燕王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吳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玁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授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于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今

猶遮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晉書載紀慕容廆傳廆致陶侃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三

封裕

裕抽子仕慕容皝爲記室參軍

諫慕容皝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于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

按晉書載記八字當作人

摧強趙東滅句驪拓境三千增戶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飡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

案晉書載記作嫉人有之

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嚚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之有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于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嚚劉明忠臣也

願宥竹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晉書載紀慕容皝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五

皇甫眞

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慕容廆㠯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皝免後，㠯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儁嗣位，徵爲典書令，遷尙書左僕射。暐嗣位，拜冠軍將軍，從平呂護，拜鎭西將軍、幷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進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燕亡入秦，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上疏請征呂護

護㠯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四匹，牛四十頭，㠯供軍資。十六國春秋三十二

上疏請防秦

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于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㠯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叚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㠯措姦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外奔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晉書載記慕容暐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鞠彭

彭爲樂浪太守後拜大長秋

戒子殷書

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十六國春秋三十一鞠殷傳

常煒

煒廣甯人仕冉閔爲大司馬從事中郎襄國之敗歸慕容儁儁僭號以爲廷尉監

上言祖父未葬者權宜銓選

大燕雖革命創制至于朝廷銓敍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殯葬

法下脫兩字

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敎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靡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今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史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于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于則天之體臣竊未安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明岌

岌爲黄門郎

將死誡其子

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貴也直是避禍全身耳葬可埋圓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晉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三十國春秋

申胄

胄仕慕容儁為給事黃門侍郎

上言定冠冕制

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于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嗣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鐘產氣綿微于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

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吕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吕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于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冕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吕地溼不得納舄而吕袞襈改履案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作躡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吕爲皇代永制 晉書載紀慕容儁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七

申紹

紹仕慕容暐爲尚書左丞

上疏陳時務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賦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盜賊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僭偕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諸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

守宰每于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入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共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于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稟稍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靡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

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轸之絃詠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若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合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巨陵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衛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一賊闚闞乃是殲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晉書載紀慕容暐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燕

慕容泓

泓前燕慕容暐弟封濟北王燕亡入秦爲北地長史苻堅敗起兵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領司徒晉太元九年改元燕興明年爲其下高蓋宿勤崇等所殺

與苻堅書

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幷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衞乘輿返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

之意、晉書載紀苻堅傳下泓遣使謂堅云云堅召慕容暐責之曰泓書如此又見魏書慕容暐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慕容沖

沖泓弟、小字鳳皇、封中山王、年十二而燕亡、苻堅納其姊清河公主、姊弟專寵、後爲平陽太守、堅敗起兵、及泓被殺、嗣立爲皇太弟、據阿房、以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更始、都長安、爲其下段木延等所殺、

命詹事荅苻堅

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待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云云沖命詹事荅之亦稱云云

後燕

慕容垂

垂字道明、一字叔仁、前燕慕容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初名霸

字道業，改名𡙇，以讖記文去夬，以垂爲名。𫝊時爲平狄將軍，封都鄉侯。戍徒河。僭號，以爲安東將軍，鎮常山，封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又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再爲司隸。暐嗣位，累遷車騎大將軍，爲慕容評所忌，懼誅奔秦。苻堅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興，都中山。至太元二十一年死，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

上苻堅表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

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幷喻丕以天時人事

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弓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上書請伐

后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十六國春秋二十六

濟河下令

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三

報丁零及西人令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淸當更議之晉書載紀慕容垂傳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令云云

遣令

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强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隂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匹，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願。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慕容盛

盛字道運，垂孫，封長樂公，父寶嗣垂位，進爵爲王，寶爲蘭汗所殺，攻汗斬之，自長樂王稱制，改元建平，尋僭即皇帝位，自晉隆安五年爲其下段璣等所殺，在位四年，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

宗

告成太廟令

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㠯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　十六國春秋四十七

下令公侯贖罪不得㠯金帛

法例律公侯有罪、得㠯金帛贖、此不足㠯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㠯自贖、勿復輸金帛　十六國春秋四十七

慕容農

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封遼西王、尋爲幽州牧、鎮龍城、徵拜侍中司隸校尉、移鎮鄴、寶嗣位、㠯爲幷州牧、鎮晉陽、進左僕射、拜司空、領尚書令、復㠯大司馬領中軍、爲亂兵所殺、追謚曰桓烈、

在龍城上表

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遐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十六國春秋五十

喪會

會仕慕容垂爲尚書郎

上疏請聽吏終喪

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曰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已赴時役豈必徇忠于國家亦昧利于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獨蕩瑕穢率由舊章吏曹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南燕

慕容德

德字玄明前燕慕容皝少子儁嗣位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暐嗣位進封范陽王遷魏尹加散騎常侍拜征南將軍燕亡入秦爲張掖太守免尋爲奮威將軍慕容垂稱燕王以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寶嗣位遷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尋爲丞相承制徙滑臺稱元年定魯齊以晉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都廣固至晉義熙元年死年七十在位六年謚曰獻武皇帝

上慕容暐疏請圖關右

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

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設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晉書載紀慕容暐傳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囙圖關右魏尹慕容德上疏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下詔增名爲備德

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㠯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

業，廣弘明集作幸和尚大恩

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陽，屏營飲泣。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大和尚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無子，立為太子，以晉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上，在位六年，劉裕執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議復肉刑

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為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

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

慕容鍾

鍾字道明德從弟封北地王拜司徒超嗣位以爲都督中外軍事錄尚書事尋出爲青州牧後爲公孫五樓所構懼誅謀反事敗奔姚興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傳檄青州諸郡討辟閭渾

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啟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于危周光武鳳起于絕漢斯蓋厤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于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蘊凶父桀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依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

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于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于後趙；段龕干紀，取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韓範

範仕慕容德為中書侍郎，超嗣位，累遷尚書令。劉裕伐燕，表爲散騎常侍。

上疏言伐桓玄

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簒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幷强秦北抗大魏拓境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業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晉書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作韓諱啟

韓諱

諱範弟仕慕容德爲尚書右僕射

上疏正戶籍

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略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紹之害，所不辭也。晉書

載紀慕容德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段暉

暉仕慕容超爲尚書左僕射左軍將軍拒劉裕戰死

稱藩姚興議

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京口與之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張華

華仕慕容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超嗣位累遷尚書左僕射

稱藩姚興議

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

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吕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通物辨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也（晉書載紀慕容超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四）

北燕

馮跋

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慕容寶僭號吕爲中衞將軍慕容熙襲位懼誅逃于山澤尋殺熙立高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雲死吕晉義熙五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太平至宋元嘉七年死在位二十二年謚曰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即位下書

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從齊號宜即國號曰燕建元

太平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葬高雲

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已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除前朝苛政

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民植桑柘

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令境內不改葬

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于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于亡者，有損于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下書建大學

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閭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馮素弗

素弗跋弟代慕容熙爲侍御郎小帳下督高雲僭位以爲昌黎尹撫軍大將軍封范陽公遷司隸校尉跋僭位以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鎮營丘

樂浪公主下嫁蝚蠕議

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晉書載紀馮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終